

背包揽胜

■陈涌涛

喀什古城闻见录

去年暑假，趁着女儿带外孙去南方夏令营，有个空档期，我俩终于来到了思慕已久的西域名城——喀什。

“到喀什，一定要去古城哦！”！来之前，几乎没有人不这样提醒我们。

本以为友人推崇的古城，无非是为怀旧而被刻意保护起来的一种象征性存在，譬如上海老城厢，苏州的阊门，镇江西津渡。谁料一见之下，不禁对自己的揣测深感脸红。我们所登临的，是一座筑于高崖之上、面积达八平方公里，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城。

从地图上看，喀什古城有点像宝马车前脸的进气格栅，分为东城和西城两块，解放路从中穿过。全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尔尔清真寺位于古城的中心。1872年，位于中亚的浩罕国入侵新疆，其在旧寺基础上建起的寺门塔楼，一直是喀什的重要地标。

清真寺开放面积不大，精美的木雕和彩绘在教教堂、门楼和一些附属建筑物上随处可见。礼拜堂的内、外殿全部铺着地毯，须脱鞋进入；一百四十根高达七米的绿色雕花木柱交错排列，支撑着白色的天棚，宽敞齐整，令人肃然。很遗憾没有看到教徒聚礼。据说逢礼拜或过节，整个清真寺连同寺外广场都跑满了虔诚的穆斯林信徒，最多时曾达十万之众。

“百年老茶馆”离清真寺不远，临吾斯塘博依路口广场，是一间有着好看蓝绿色门面和棕黄木质栏杆的百年老店，这样的老茶馆，喀什已是硕果仅存此一家。

楼下有烤羊肉串的炉架，远远就闻着火炭与羊肉亲昵所散发出来的腥香。盛着缸子肉的搪瓷杯齐齐整整，腾着热气。二楼雾气袅袅，茶客满座，戴各式花帽的维吾尔族男人，席坐于铺着毛毯的矮床，弹奏着无比热烈的曲子。有人在跳舞，那女的不知是当地人还是游客，生涩的姿势

与扭摆的形体本应如梳头更衣一样被置于避人眼目之处，然她视这茶馆是难得被允许的纵放场地，而跳得忘我。

喝茶是一个系统，其中包含着礼仪、音乐，以及情感的投射。情感偷不走绵长的岁月，时光像坐在阳台上的老人手里一块块掰下来的馕，浸入滚烫的茶碗里，慢慢地酥软，缓缓地走过。老板买买提说：喝茶的传统变不了，就像衣服换了，但帽子还在。

街的另一头，是高高的“喀什古老房餐馆”，三面临风的阁楼，像个戏台，每天都有当地艺人演奏献曲。一架扬琴，一把热瓦甫和一只手鼓，奏着让人情不自禁手舞足蹈的明快音乐；手鼓激昂，节奏律动，合着恣意而润畅的歌喉，以一种独特的叙事腔调，飘荡在这条千年古街上，醇厚如酒。我听不懂所唱内容，但听得出来，不是表演，更非卖艺。

听人说北欧洲的城市很安静，人都轻声低语，以至于似赏默片，致有人以此为楷模。若真如彼，那还算是新疆？还会是喀什？

喀什古城的色调整体偏黄，民居亦多呈黄色。不同于庙宇山墙的杏黄，更无凤凰城的翠，它的黄，是土地的颜色，是这个中国最西部城市几千年来与自然较量中互相礼让而逐渐固化的视觉表达；而街上飘动的头巾、女人身上的花裙、家家门前的石榴树葡萄藤，以及油画街年轻人画笔下的橙、白、蓝、紫，与建筑一道，渲染出古城的斑斓，像一幅五彩的风俗画卷，张挂于底色土黄的西域蓝天。

古城的居民，住宅不甚宽绰，互相隔着距离可以很近，却又未必同在一处，比如小巷里的行人，真的不多，走着走着，便不见了。你想不起刚才走过了什么人，只记得花的帽子花的衣裙，还有一串维语，一缕馥香。

于是它的路总是觉得很空畅。我说

的是巷子里，游人和观光车不到的地方。一座建在转角的清真塔楼，我和阿岑走过三次，还在那里摆拍照片，每次遇到的人，也不会超过两个。

据说，古城里这样空寂清静的巷子，大大小小的有近三百条，无怪乎三四天里，我们总也找不准同一个出口，好几回都看着眼熟，待走将过去，却是通向另一条巷子，于是索性漫无目的地走。间或，会看到开着门的小铺，探头窥看，皆是低头缝衣服、织地毯、敲铜器、做花帽，坚守着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营生，仿佛跟现代无涉。

见到有人卖杏子，昨天吃过的，好吃，再买它三斤；边吃边与小孩玩笑。

古城家家户户门口栽种着绿植花草。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花草了。如果你不亲自光临，真不知道人家门口有怎样的繁茂和葱茏！都像是恨不能在窄的巷子里培育出一个个花园来，竟相作比，概无私宅生活的界范，而将视其为公共产品，来让大家共拥此景。

我们在无人的小巷里逗留。我们穿过经塔，从坐在门口无所事事的老人前走过，在街巷曲折、巷来巷去所构成的迷宫里，穿行于只容两人错身的狭窄小道充满生机的绿荫下，感受着古城的味道，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对心中的喀什说着各自的悄悄话……

像吾斯塘博依路那样闹哄哄的街，城内有十来条。闹街是外来游客主要的游览路线。每天早上九点，在东城门入口，看过载歌载舞的开城仪式后，乘坐电瓶车顺着左边的阿热亚路，一路观光，基本上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左右，让你对整个古城有个大致的掌握。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气氛，有人以“印象”来表述，是为乍见时的主观感受。譬如喀什古城，总像是有某种难以描述的气氛，好像是，浓烈，绝非成都那种悠然怡

像滑手机屏一样，滑一滑春天

■孙道荣

春天是滑着春风来的。

冬天早为春备好了滑道。冬天有多寒冷，寒风有多刺骨，它为春天打造的滑道，就有多滑溜，多顺畅。滑道长一点，远一点，起起伏伏，有什么关系？正月一过，朔风摇身一变，就成了春天的滑轮，春踩着春风，想滑多快，就滑多快；想滑多远，就滑多远。哪个角落它都要滑过去，瞄上一眼，仅此一眼，草就绿了，花就开了，树就发芽了，娃脸上的冻疮就消失了，气色红润了。

春应该是自南而北滑来的，冬天在南方打造的滑道，有点薄，有点脆，有点短，有点潦草，春刚滑过去，滑道就在它的身后倏忽消失了。它必须滑得更快一点，免得半途之上，冰道就全融化了。再说，春可是个滑冰的好手，它要赶去北方最好的滑道，显一显身手呢。它滑过了一条江，它滑过了一条河，它滑越了千百个山头，不出三月，它就能滑到最北的北方。有时候，它也会半途之上，调皮地来几个大回环，显耀一下它的滑技，它滑得有多缭乱，这个春天就有多让人眼花。

我想像滑手机屏一样，滑一滑春天。

如果春天真的可以像手机屏一样滑一滑，我的感受应该是这样的——

它可以上下滑动。春天的页面实在是太多了，春天留给我们的时间又这么短暂，我们怎么可能将春色阅尽？你滑到的一页，梅花才打个苞，下一页，南方的油菜花就已经盛开了，滑得慢的话，北方的小麦，就要抽穗了。我必得一页页快速地滑过，才能多看一眼这个春天的姿色。就像去年春天，我只去杭州的超山，看了一眼梅花，还没来得及转身，就错过了婺源的油菜花。这个春天，我想滑到杭州太子湾公园的郁金香，也想滑到壶口瀑布是怎么从冰冻之中重新“活”过来的，还想滑到遥远的黑龙江，看看它解冻的壮观场面。如果春天可以像手机屏一样滑一滑，我必不会像往年那样，错过那么多春天的讯息。

我快速地下滑，如你见过的街头最灵巧的那只手，飞速地划动，将各地的春景，滑到我的面前。一定有太多的页面，吸引住我，令我忍不住停下来，细细

地观赏。原谅我只能给你三五秒钟，就像我刷手机时，也不敢多停留一样，下一页总是更加让人神往。

就算滑得再快，你也免不了错过后面更多的风景。每个春天，我都错过太多花的盛开，也错过太多拔节的春笋，是的，每个春天我都会留下很多遗憾。就算春天自己，它滑过的地方，忽然鲜花盛开，它也来不及多看一眼，因而也错漏了很多吧。

我一定会选择几个页面，驻足下来，认真地看几眼，将它像光盘一样，刻进心里。如果我爱上了春天的某个页面，我就会用两个手指将它轻轻捏住，像我滑手机屏时一样，划开，放大，眯一眼春天的细节。这会让我大吃一惊，我看到了春天的一朵花苞，是怎样缓缓绽放的；我看到了一棵嫩芽，是如何从冻土里努力探出小脑袋的；我还看到了一只小虫卵，是怎么羽化成一只春天的飞虫的……这些春天的细节，唯有放大了，唯有贴近了，唯有用我们的指肚，将它温柔地捏到眼前，才能看得稍稍清晰一点。

悦。这从我们一踏入古城亲近它之后便是如此。而古城的夜宵场面，则更是这种气氛最酣畅之实证了。

天光未黯，已有店铺卖力做起各种准备来。及至街灯亮起，整条街上已人员庞杂，营营之声驟然而起，像一个盛大的Party即将开启。不断有人从巷子里、古城外、马路上进来，加入夜巴扎，人群密度迅速增大。汉人不多，尤未曾见有扬旗吹哨之游众，多的是维族人、塔吉克人。水汽夹杂着腥膻之味，在眼鼻前蒸腾翻滚；青烟满天，肉香弥漫，闪烁的LED映得人滑稽可笑；千米长的街面就像维吾尔有钱人的婚礼，或是一场豪华自助餐。每个人都在各取所需。

见有热乎乎的无骨羊肉堆于案板，香气袭人，极多人争相选购，很是眼馋。要了半公斤，两人坐在桌边，大块往嘴里送，又香又鲜，不膻不腻不塞牙。吃完抹抹嘴，那摊主说了，这不是羊肉。这才知道我俩最大的本事，就是一顿吃了一斤牛肉。

后来几天每晚都去，什么羊蹄、羊排、烤蛋、烤鱼……吃了个撑的。

只有鸽子汤是慕名去一家店里吃的。那天，我俩刚进店，老板热情地跟我握手，还帮我们加了烤羊腰。最好吃的竟是鸽子汤里一粒粒的豆。临走，又来握手，并盯着我看，我有点发窘，说了谢谢！他突然说，你不是新疆人？我说是，哦！不是，轮到他窘了。我支开话题，问他汤里是什么东西，他连连说，鹰嘴豆腐嘴豆，从盆里抓一小把放我手上。

回旅馆后，忍不住问阿岑，我像新疆人吗？她仔细端详一番，认真地说，嗯，眉毛像的，鼻子也像，还有眼睛……我转身照镜子，嘎，才几天时间，成半个新疆人了！

明天去街上买顶花帽子戴着，入乡随俗，我想。

我也一定可以左右滑动，去看下一个界面。春天不会只有一个主题，也不会只有一个界面，最美的未必做了封面，越往后的界面，反而可能掩藏着更多的秘密。心细如雨丝的春天，一定会将春天分割开来，设定了一个个主题，做成了一个个App，或者打了包，藏在某个春字头的文件夹里。我对哪一个感兴趣，我就点开哪一个，春天从不会让我失望，它设计的每一个App，都值得你流连。

就像有时候我滑得匆忙，触动了某个键盘，手机会锁屏一样，春天也会调皮地锁屏，让你忽然就看不见摸不着了。春天也像我们的手机一样，设置了密码吗？

春嫣然一笑。也许你的笑脸，就是春天的密码。



■邵意荔

湘湖诗会

■蒋兴刚

渔浦公园(外三首)

我喜欢游步道边几把条石凳子
寂寥、罕有人至
但它们面朝蒲阳江——
一个兴奋的动词

在钱塘江诗词展馆

在展馆里
我看见钱塘江水上岸
凝炼成文字
它们成为李孟诗词中的一部分

在参观的过程中
我与真切的诗句撞出
一朵朵浪花
诗词里不时传来苍鹭咕咕的叫声

就像所有深刻的东西一样
我一直想在最近的地方
看清楚清楚唐诗之路
在源头的样子

黄石垄水库

它是钱塘江的私生子
越地的丘陵串联至此
需有碧水镶嵌
需有一挽纱女子莞尔一笑

在库区
我目睹了一颗露珠坠落的过程
比一颗陨石壮观
溅起我一阵惊呼——像梵音虚静中
抵达的空明

新坝村

贞节牌坊
只能算个老物件
它不能和边上的浙江当代油画院
放在同一个纬度上
仿佛一个是新坝村的过去
一个是新坝村的未来
但恰恰
新坝村把它们都揽在了怀里
像浦阳江边上的大坝
把浦阳江和运河水调理的
妥妥帖帖

湘湖新苗

■沈黄琳

追梦的小哥

“丁零零——”放学铃声响起。校园里顿时响起了一阵同学们杂乱的讨论声。我背上书包，走到学校后门口的共享单车亭里，掏出电话手表准备扫码。忽然，前方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谁在校门口写作业？”我心中升起一阵疑惑。抬头看去，边上的电瓶车上正坐着一个外卖小哥。小哥身穿一件橙色的外卖工作服，戴着一顶同色系的鸭舌帽。一副学生的模样，完全不像一个打工的外卖员。他的腿架在电瓶车上，大腿上放着一本摊开的练习题，身后还叠着两本仿佛比砖头还厚的考研书。他弓着背，手上握着一支扶没有墨的水笔，在书上圈圈画画。另一只手扶着书，还时不时地推一下鼻梁上架着的厚厚的眼镜。我心中的疑惑更多了。一个外卖员为什么会在校门口看考研的书呢？他的肤色黝黑黝黑，手上还长着厚厚的老茧。一看就知道是做了很久的体力工作了。我不禁对这位备战考研的外卖小哥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

才过了一会儿，小哥边上就围满了家长和放学的同学们。有个带着孙女的老奶奶开始对这位外卖小哥指指点点：“现在的年轻人啊，小时候不好好学习，长大了毕业了再学有什么用啊？”当然，议论小哥的也不完全是批判他的。有个叔叔指着小哥正在教育他的儿子：“你看人家，多刻苦学习。工作的时候还见缝插针地学习，你看看你自己，最好好好读书学习的时候，都什么样子！”

路过的，围观的，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小哥都像没有听见一样，还是自顾自地做着习题，翻阅着资料。学校门口扫地的阿姨也凑了过来，跟小哥淡淡地问了一句：“你还考研呢？”小哥突然对边上的人群有了反应，抬起头憨厚地笑了笑，回答道：“试一试嘛，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干啥都要有个好心态。”我就这样看着他，对这位小哥更佩服了。

忽然，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小哥掏出手机点击确定后把手机放回了手机支架上。他戴上笔帽，把笔放进胸前的口袋，将刚才看的那一页书折了一个角。站起身将书合上，放进车座下面，还小心地在书上盖上了一条毛巾。他坐上车，扭动车把，电瓶车一下子穿出人群，转弯进了校门口面对面的小巷。

一抹橙色的身影在小巷中越来越小直至消失不见……

（作者系湍浦小学602班学生）